

言盲学晚

钱穆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晚学盲言 (上)

钱穆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著作权所有:©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中国境内(台湾、香港、澳门地区除外)独家出版。

版权所有,未经著作权所有人书面授权,禁止对本书之任何部分以电子、机械、影印、录音或其他方式复制或转载。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03-199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学盲言/钱穆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6(2004.8重印)

(钱穆作品系列)

ISBN 7-5633-4623-6

I. 晚… II. 钱… III. 比较文化—中国、西方国家 IV. G0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115660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15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http://www.bbtpress.cn>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168号 邮政编码:541100)

开本:889 mm×1 194 mm 1/24

印张:28 $\frac{2}{3}$ 字数:700千字

2004年6月第1版 2004年8月第3次印刷

印数:13 001~23 000册 定价:56.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余八十生辰，即撰述八十忆双亲一文，嗣又续撰师友杂忆一书，毕生往事常在心头者，几若无遗。八十三四岁，双目忽病，不能见字，不能读书，不能阅报，唯赖早晚听电视新闻，略知世局。又以不能辨认人之面貌，畴人广座，酬应为难，遂谢绝人事，长日杜门。幸尚能握笔写字，偶有思索，随兴抒写。一则不能引据古典书文，二则写下一字即不识上一字，遇有误笔，不能改正。每撰一文，或囑内人搜寻旧籍，引述成语。稿成，则由内人诵读，余从旁听，逐字逐句加以增修。如是乃获定稿。费日费时。大率初下笔，一小时得千字已甚多。及改定，一小时改千字亦不易。内人为此稿所费精力亦几相等。余九十一生辰屡犯病，大惧此稿不得终讫。内人告余，未读稿已无多，心乃大定。直迄于余九十二生辰后又百日，而全书稿乃定。

此稿共分三大部，一宇宙天地自然之部，二政治社会人文之部，三德性行为修养之部。大率皆久存于心，偶尔触发，漫无条理，又语多重复。倘能精心结撰，或当更多阐申，或宜更多删节，此则非盲目老年之所能从事矣。唯余之为此书，亦不啻余之晚学，爰题名为晚学盲言。又本书虽共分九十题，一言蔽之，则仅为比较中西文化异同。或深或浅，或粗或细，随笔所书，得失难定，幸读者有以正之。

一九八六年秋钱穆自识于台北市士林外双溪之素书楼，时年九十有二

目 录

序	1
---------	---

上篇 宇宙天地自然之部

一 整体与部分	3
二 抽象与具体	18
三 时间与空间	26
四 常与变	33
五 自然与人文	42
六 变与化	47
七 道与器	52
八 物世界与心世界	60
九 道与理	75
一〇 中庸与易简	83
一一 质世界与能世界	91
一二 人生之阴阳面	103
一三 灵魂与德性	112
一四 大生命与小生命	121
一五 天地与万物人生	130

中篇 政治社会人文之部

一六 国家与政府	141
一七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	149

一八	政与学	156
一九	政党与选举	163
二〇	权与能	169
二一	国与天下	172
二二	政治与社会	176
二三	群居与独立	188
二四	群与孤	193
二五	中国家庭与民族文化	199
二六	中国文化中之五伦	205
二七	五伦之道	217
二八	中国五伦中之朋友一伦	224
二九	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权	230
三〇	简与繁	235
三一	尊与亲	242
三二	色彩与线条	252
三三	礼与法	255
三四	教育与教化	261
三五	操作与休闲	268
三六	生命与机械	275
三七	共产主义与现代潮流	290
三八	道德与权力	295
三九	道义与功利	300
四〇	创业与垂统	309
四一	帝王与士人	316
四二	风气与潮流	321
四三	自然与人为	324
四四	组织与生发	330
四五	雅与俗	337

下篇 德性行为修养之部

四六	生与死	347
----	-----	-----

四七	乐生与哀死	353
四八	性与命	361
四九	平常与特出	373
五〇	公私与通专	388
五一	公私与厚薄	391
五二	情与欲	395
五三	天地与心胸	400
五四	己与道	406
五五	心之信与修	414
五六	为己与为人	420
五七	性情与自然	432
五八	手段与目的	439
五九	传统与现代化	451
六〇	历史上之新与旧	465
六一	辨新旧与变化	471
六二	内与外	476
六三	安定与刺激	483
六四	器与识	487
六五	孟子论三圣人	490
六六	中与和	497
六七	人物与事业	500
六八	知识与德性	509
六九	学问与知识	515
七〇	知识与生命	522
七一	知与情	528
七二	修养与表现	533
七三	为政与修己	539
七四	进与退	547
七五	积极与消极	558
七六	存藏与表现	568
七七	入世与出世	576

七八	宗教与道德	582
七九	平等与自由	587
八〇	文与物	592
八一	静与减	598
八二	广与深	606
八三	多数与少数	613
八四	福与寿	626
八五	同异得失	632
八六	德与性	636
八七	尊与敬	639
八八	德行	643
八九	客观与主观	654
九〇	理想与存养	660



上篇

宇宙天地自然之部

一 整体与部分

(一)

有整体有部分。但应先有了整体,才始有部分。并不是先有了部分,乃始合成为整体。如先有了天,乃始有春夏秋冬,非是先有了春夏秋冬,乃始合成一天。亦是先有了地,乃有山海川谷,非由山海川谷,合成一地。一个住宅,必有门墙窗户。非由门墙窗户,拼凑成一宅。人体亦先由身之整体来产生出耳目口鼻胸腹手足各部分,非是由各部分来拼凑成身体。

西方人看重部分,中国人则看重整体。在医学上,西医更分别看重其身上之各部分,中医则看重其各部分所合成之一整体。如西医重视血,中医重视气。血是具体的,分别流行于身体之各部分。气则不具体,不能从身体各部分中抽出一气来,气只是血之流通的一抽象功能。有了气,血才通。无气则血不行。气绝则人死。中医重气,西医少提及。

如言心理学。西方人从物理谈到生理,如目之视,耳之听,西方心理学必先提及。其实这是心之部分功能。即如喜怒哀乐,亦是心之部分表现。该有一整体的心,西方人较少重视。中国人言心,每指其整体,而颇不重视其部分。部分从整体生,不明其整体,即无法了解其部分。这是中国人观念。

西方心理学家似主指挥全身者在脑,医学家则认人身活动中心在心肺。人之死,亦以心肺部分定,不以头脑部分定。但在心肺与头脑两部分之上,应有一更高综合机能,即人之心理与生理之上,当有一生命之总体存在,西方人在此方面似乎未加以深切之寻讨。脑神经,心血管,具体可指,但只是部分存在。中国人则言血气心气,又言生气神气,亦言体气。用一气字,即指其生命总体之综合存在。中国人言心,不指头脑言,亦不指心肺言,乃指一总体心,实即是生命。但生命又何在?此与西方心理学家与生理学家看法有不同。中国此一心字,只可抽象理会,难以具体指示。

如机器,亦有部分,有总体。但机器由人制造,亦可谓乃由部分配合成总体。

非加入一指挥与使用者,机体自身无生命,无心灵,亦可说无血气,不由自主,不能自动。人身则不像一架机器,有血气,有生命,能自主,能自动,而且不当用外力来加以指挥使用。但西方人看人体,却亦俨如一架机器般。即在西方的心理学家,亦在寻究人心如何由外力来加以支配与指使。如研究制约反应,即是一例。而对人心之自立自在自动自发处,反不重视。所以他们并无像中国人所有的人格观。他们的人格二字,只在法律上用,不在人的生命上用。中国人所谓人格,即人之生命,自动自发,自立自在,非由任何外力来支配使用。故孔子言“君子不器”。西方人则正要人来作一器用,故西方人生重外力。中国人生亦有一种外力,则曰天。实则天人合一,仍非外力,乃内力。

中西观念此一分别,最先应从其从事生产事业起。中国是一农业民族,耕种稻麦蔬果,畜养牛羊鸡豚,又凿池养鱼,在其观念中,各业总为谋生,实成一体,无多分别。西方乃是一商业民族,观念大不同。商人谋生,只从某部分着想,或卖布匹,或卖器皿,全从外面人所需来选择从事。只从整体中选择其部分,此是商人观念。古希腊人心理,应即如此。

在此一观念中,引生起中西文化体系之大不同。如言政治,此该是人群大总体活动中一主要项目,但希腊人无此观念。雅典是雅典,斯巴达是斯巴达,各自为政。只是一城邦,不成为一国。在他们亦并非不知有一希腊民族之总整体,只是雅典人斯巴达人都都在部分上用力,结果合不成一希腊国之总体。

罗马亦只是意大利半岛中之一部分,由此一部分来统一意大利半岛,又继之征服地中海四围,跨有欧、非、亚三洲,而创建一罗马帝国。但乃由部分合成,不得谓是一总体。以植物譬之,罗马如一大树,荫蔽广土,其下尚多灌木丛草,然皆与此大树不同根,亦非此大树之枝叶。大树开花结果,亦与其荫蔽下之灌木丛草无关。此诸灌木丛草,亦或有花有果,但亦与此大树无关,各有生命,非同一生命,不能融为一体。

又譬之动物,如蜘蛛吐丝张网,网上亦黏有蝴蝶苍蝇其他生物,未能飞去,蜘蛛乃可将之逐一吞噬。忽有人持竿打破此网,蜘蛛不见了,网上蝴蝶苍蝇获得解放。此网不得谓是此诸生命之体,并亦不得谓是蜘蛛生命之体。故罗马帝国虽有体,无生命,不得谓是一生命体。

然此乃中国人观念。西方人并不如此看,如此说。亦如上述,因中国多农人,稻麦蔬果,牛羊鸡豚,长日与生命为伍,故常有一生命观念,并抱有一生命总体观。西方工商社会只有器物观,非生命观。其所创制,胥属无生命之器物。即大至一国

亦然。

中国自神农黄帝以下,即由中国人转成一中国。中国民族生命,即以此中国之转成为其体。人之生命必有其体,即其身是也。推而大之为家,又推而大之为国。身之与家与国,体有大小,但同为一生命体。人之生命,亦有大小。小生命寄于身,大生命则寄于家与国。要之,有一生命总体之观念存在人之心,而表现出此一国大群之组织。证之史乘,可加阐明。

中国古代尧禅舜,舜禅禹,禹又以天子位禅之益。使益果登天子位,亦不传其子。则中国君位世袭之制当早已消失。但当时之中国人,乃尽朝禹子启而不朝益,于是乃成此下之夏、商、周三代。而更有秦汉以下两千年来之绵延。其中乃有当时全民族大群生命之情感成分寓其间。王道不外乎人情,故中国之建立,乃成为中国全人群生命一总体。苟以近代西方部分功利观念言,则当时中国人之不朝向益,而转朝向启,岂不成为政治上的一大退步。

西方观念则大不同,即如其现代国家,上面是政府,下面是民众,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依然是部分对立,而不成一总体。民众唯当纳税,即当兵亦无分。政府以佣兵来统治,民众纳税来养佣兵,成为统治自己的力量,而无可反抗。此所谓君权。朕即国家,国属君,不属民。民权兴起,乃在争税额须先得纳税人之同意。故民权代表之选举,亦仅纳税额高达某水准之民众有其权,则仍是部分的,非总体的。

乃选举渐进于普选,乃又分党竞选。多数即胜利,少数即失败。但多数仍属部分,非总体。总之,西方政治乃如一架机器,非生命的。生命仅在于各人。政治乃权力相争,而有一套法律规定,即认为是最高理想。中国人称政治,政者正也,合四隅成一方为正。治指水流,众水滴依道流行。四隅之于一方,水滴之于一流,即部分,即总体。水其总体,水滴其部分,不失其自由平等独立之地位,而相互间无所争,乃能融成一总体。故中国人言“群而不党”。西方人言政必重权,有党有争。中国政治重职不重权,无党无争。

中国政治亦有有争,所争在道义之是非,而不在多少数。多数有不是,少数有是。部分间亦有是非,而主要所争则在总体上。民众由考试参加政治,政府规定一水准,但非由君主一人定。此制度,此水准,由政府随意改变,非可由君主一人来改变。唯有一大趋势:考试日开放,录取额日增添,如此而已。

政府由民众参加,亦由民众支持,主要有两项,一纳税,一当兵。唯同样有一大趋势,即纳税额日见轻减,而兵役则日见优待。秦汉以下如此。秦汉以前,唐虞、

夏、商、周,当时有贵族阶级,但并非由某部落某氏族来统治天下,亦非由各部落各氏族来争此天下,乃由各部落各氏族共融为一体,以成此天下,而使此天下达于平治之境。此乃中国传统政治一共有精神,乃有一生命之总体现存其间。此乃与西方尚权政治一大不同所在。

不仅政治史为然,即学术思想史亦然。中国学术思想即为寻求此一生命总体而加以认识,并求加以充实发挥光大,此之谓道。道亦一体,而有生命性,故能不断继续有其生长与变化。此体亦有部分,但各部分仍相会通,非可独立,更不容相争。如古代穀梁经学,亦文亦史亦哲,有政治有社会有人生,共相会通。诗三百首即然。若专以文学或政治视诗经,则浅之乎其视诗经矣。诗然,易亦然,尚书、春秋亦然。倘疑春秋何得称为文学,则春秋之一辞褒贬即其文学,读公羊、穀梁两传可知。倘疑易经何得称为史学,则易言商周之际一语,便可证其为史学。然若谓春秋是文学,易经是史学,则又不然。要之,当观其总体,不就部分论,乃庶得之。其他子史集三部亦然。但未有不志于道而能成其学者。道即人之总体生命所在。

西方学术又不然。必分别为各部分,而不成为一总全体。如文学,如哲学,如科学皆然。至如史学,必会通各部分各方面以成,故于西方学术史上属最后起。又有政治学、社会学,亦各分别独立。而中国又不然,宁有不通其他诸学,而可独立自成为一套政治学与社会学。此可谓之不知道,亦不知学矣。

于是而论为人。人之为人,则是一总体,非部分。西方观念各治一业,各得谋生,即为一。中国则认为此只一小人,非君子,非大人。君者,群也。必通于群道,通于人生总全体之大道,乃得为一君子,一大人。中国人讲一切学问思想,亦在求为一君子,不为一小人。如只为一小人,则亦如一架机器,虽各有其用,只限于部分之用,各自独立,无自由,不平等。人为机器所使用,如一电机工人,则其人为电机所使用。如一文学家,其人即为文学所使用。西方人乃重视此等用,各专一门,互不相通,称为一专家。其自由乃为其专门所限。中国人则谓“君子不器”,做人不当如一架机器,限于专门一用途。纵谓其有生命,亦仅一小生命,乃生命中之一部分,而不得通于生命之总体。此则终是人生一大憾事。

中国社会亦是一总体。先秦以下,当称为四民社会,士农工商各有专业,合成一总体,乃同为此总体而努力。孟子曰:“劳力者食人,劳心者食于人。”劳心者即士,依近代语,乃一无产阶级,但实乃劳其心以为人。而劳力者则受劳心者之领导安排。故有产与无产,食人与食于人,乃相互融通和合,会成一体。或谓中国社会之士,乃从孔子儒家起。实则孔子以前已有士,如管仲、鲍叔牙皆是。其实封建贵

族亦即是士。如文王、周公,实亦皆如后世之士。前如商代之伊尹,夏代之傅说,亦皆士。孔子同时郑子产、吴季札亦可谓之皆是士。士与贵族本不易分。亦可谓中国封建时代贵族平民本属一体,应称为氏族社会宗法社会。秦汉以下,则为四民社会。政府则成为士人政府,唯士乃得从政。孔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士不当耻恶衣恶食,而农工商劳力者亦不得锦衣玉食,中国社会之经济人生,有一适当之安排。要之,重道义,不重功利,不以部分妨害总体为原则。故中国不重物质人生,而重精神人生。西方则古希腊主要为一城市工商社会,郊外有农人,则称为农奴,两者大有别,明其社会之不成一总体。如人身有五官七窍百骸四肢,又孰为主孰为奴。若分主分奴,即不成为一体。

罗马则军人为主,而农亦为奴。马克思称希腊、罗马为农奴社会。但谓其社会中有一部分为农奴则可,谓其乃一农奴社会则不可。马克思此语,可谓乃属哲学,非史学。其主唯物史观历史演进,乃以物为主,而人亦为之奴。故其分社会为农奴社会、封建社会、资产社会、共产社会,皆主物质经济条件,不以人与人道分。中国之四民社会,士在上,农工商在下,乃分人生职业为四,而共成一体,非有主奴之别。则非马克思所知。

西方中古时期,除却封建堡垒贵族骑士之外,又有教堂林立。严格言之,可谓有人群,无社会。社会乃人群之总体,无社会,则可谓之有人而无群。近人谓西方乃个人主义是已。人必依于群以为人,个人相别,则俨如一物。故个人主义实亦与唯物主义相通。西方社会个人唯物,故有部分,无总体。中国社会乃一人群人道之社会,其部分则尽在总体中。

倘称西方为一宗教社会,或庶得之。人类共信一上帝,乃有其综合性。但必死后灵魂上天堂,乃始见此道之真实。方其在人世,则凯撒事凯撒管,其道仍不见。近代欧洲除共信一上帝外,一切不离希腊、罗马两型。资本主义之工商社会,则不脱希腊型。帝国主义之殖民政策,则不脱罗马型。资本主义必建基在机器上。苟无种种机器,则近代资本主义亦不得产生。而各项机器则由近代自然科学之发展而形成。故古希腊只得称为工商社会,而非资本主义社会,近代之资本主义社会,实应称之为机器社会。人群集合在资本之下而有组织,实则乃集合于机器之下,而始有其组织。然则人之生命,岂不寄托于无生命之机器?西方帝国主义,则必建立在异民族异社会之上。如英帝国必建立在印度、香港诸地区之上。不仅如美国,即加拿大、澳洲,凡属英吉利同一民族,则必各自独立,不能共同建立一帝国。西方之资本主义亦必寄托在异人群异社会之上。吸收他人钱财,以作自己利润。若仅吸

收自己社会之钱财,则资本主义即不得发旺。故资本主义必与帝国主义相依存,同根发荣。近日英法帝国主义日趋衰退,其资本力量亦日趋减缩,即其证。

最近美国受阿拉伯石油政策之打击,其资本力量即告不安。倘在帝国主义盛行时,美国必出兵征讨阿拉伯诸邦。资本必寄托在机器上,而机器动力又别有所赖,则纵谓美国当前资本主义之生命,乃寄托于阿拉伯诸邦之地下石油,亦无不可。此亦证马克思唯物史观之有当。至于马克思之共产主义,换辞言之,即为共有此机器所得之利润,以共有此财富。即结合凡属参加工商业者,成为一更大集团。故马克思之共产主义,实非反对资本主义。马克思分别农奴社会在前,继之以资本主义社会,乃始次之以共产社会,则其意共产社会乃资本社会之更向前更进步可知。然而人类不能脱离农业以为生。农业生产之重要,实当远在工商业机器生产之上。依照马克思理论,既不反对机器与资本利润,则向外工商业之发展,自不免于异人群异社会中仍有农奴之存在。中国观念,则农绝非奴,农工商各业,乃同在人类生命之总体中,而农业则尤为生产事业中之最要基本。

然则全世界人类前进,终将以何一目标作领导?此有一义,当首先指出者,即人类决不当由机器来领导,而终必以人道为领导。人有生命,为人之道,首当认识其自己之生命。再由认识自己之小生命,而认识到人类共同之大生命。此大生命乃一总体。再由此总体而认识到其总体中之各部分。有了此种认识,乃知所谓人道,庶可领导此下世界人类之前进。而中国传统文化传统,则正重在此一道义之认识上。故中国人生不重职业与职位,因其只是人生之分别面。特重品格品德,因此始具人生之总体面。果使全世界人类能各自注重其一己之品格品德,则人类庶可有理想之前途,而各项科技与机械亦可得其正确之利用。中西文化亦可得其会通和合之所在矣。

(二)

中国人与西方人在生命观念上有绝大相异之一点,即灵魂之有无。西方人自古即信有灵魂,投入躯体是为生。逮其死,灵魂离躯体而去。倘保存死后躯体,灵魂归来,还得复生。埃及人之木乃伊及金字塔之建造,即由此信仰来。犹太人亦信灵魂,耶稣教本此而成。如此则生命显分躯体与灵魂两部分。此两部分各受管制,管制灵魂者是上帝,管制躯体者是凯撒。直至近代,西方人生殆可说全由此一信念演变来。

中国人不信有灵魂之先此生而存在。余有“灵魂与心”一书详述之。大意谓人生先有此躯体，躯体各部分俱有知，称为魄。其总体之知乃为魂。人之死，魄随躯体而亡，魂气则无不之，可以流散天地间。此一观念最主要者，乃认生命从物质中产生，与西方达尔文所创生物进化论之意见若相近，但亦有不同。达尔文进化论看生命，仍重部分观。如微生物、植物、动物、脊椎动物等，历级而生，但似缺乏一生命之总体观。故曰：“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倘谓有一生命总体，即是一斗争，一战场。达尔文与耶稣，科学与宗教，只就部分与部分之斗争言，则双方还是一样。故宗教与科学，若相反对冲突，但亦有其相通合一处，乃同得存在发扬于西方社会中。

中国人看生命从躯体来。躯体则由金、木、水、火、土五项物质所合成。中国阴阳家言，天地间万物，总不出此金木水火土五项。称为五行，亦称五德。行者，犹言行为行动。万物各有行为行动，皆由其内在德性之分别来。亦可谓，有生命与无生命，同样有行为有行动，亦同样有其德性。其总体则为天。天生万物，各有分别。但万物同具一天，则共同成为一总体。一切行为皆由天赋，称为性。自其行与性之将然可能之内足于己而无待于外者言，则谓之德。故中国人对有生、无生有一总体观，则为天。就其部分观，则各为物。有生、无生，同为物，同一总体。而此总体，则是一动，故曰“行”，又曰“道”。人为万物之灵，有天道，亦有人道。中国道家重言天道，儒家则重言人道。实则天人合一，同此一道。天地万物有生、无生皆属此道，不得在此道之外。道之作用，则以两字可以包括，曰“化”，曰“育”。无生言化，有生言育。化育二字，实亦相通。此总体乃是一有机的，亦可谓之即是一生命总体。

总体有化有育，有可能与将然，故此总体不仅占有空间，更重要者在其涵有时间。大宇长宙，兼包时空，其存在，其化育，道家称之为自然。谓其自己如此，乃无别体使之然者。故凡其动，其性，其德，皆自然。亦唯如此，乃得谓之行。果有使之然者，则其动亦不得称为行，而亦不得谓其有性有德。凡曰行，则必自主自动，而无有使之然者在其外，此乃一绝大之自由与独立。凡属其体内之各部分，则亦各自独立自由，而成为一绝大之平等。

孔子教人常言天，若谓天在人与万物之外之上，而人与万物皆听命于天，此非孔子意。孔子乃谓天即在人与万物之中。故孔子教人行，必先教人立志，而曰：“志于道，据于德。”德即天之在人，孔子谓“天生德于予”是也。子贡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实则孔子言德，已兼性与天道。性有分别，偏在人与物上。德则见其共通大同处。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乃见生命大全体之共通大同处。六十而耳顺，则知天命